

【台湾】  
欧阳云飞著

65

珍藏本

毒龙谷

中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毒 龙 谷 中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## 第七章 盖世红颜

玉面天狐孙娇娇凌厉的眸光，从何文玉脸上一扫而过，目注沧海飞龙杜立群，冷若冰霜的说道：

“杜首席长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沧海飞龙杜立群一听口气神色不对，知她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，连忙肃容答道：

“这个……老夫正在为此感到困惑不解！”

“什么？这件事是你来主办的，怎会困惑不解？”

“小狂徒的确亲口答应老夫归顺本帮，娶小娇为妻，想不到竟会中途变卦！”

何文玉眉头一皱，忽然计上心来，嘿的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嘿嘿，杜老头子，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哩，没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！”

沧海飞龙杜立群见他搭上腔，脑中灵机一动，气呼呼的疾冲数步，戟指怒喝道：

“小子，你在老夫面前花言巧语，百般驯服，口口声声的愿意诚心效忠孙帮主，至死不变，怎么居然口蜜腹剑，闹

出双包案来，那个面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替你娶妻入洞房的小魔究竟是谁？”

“告诉你长长见识，那是小侠的一位同伴！”

沧海飞龙杜立群张口欲言，何文玉暴喝声中，忽的一振右臂，狂风大作，直朝杜立群的心胸要害劈出一掌。

杜立群毫不迟疑，立刻反手还击，强劲绝伦的掌风，如怒海惊涛，拍岸而上，站在附近的不少高手，皆被震得马步浮动，血气翻腾，身形摇摇欲退。

只听何文玉闷哼半声，疾退五步，脸色登时一白。

二人假戏真做，天衣无缝，饶她玉面天狐孙娇娇诡计多端，也不疑有诈。

这样一来，孙娇娇的疑心立释，沧海飞龙杜立群总算渡过危险的难关。

可是，何文玉的处境却益形狼狈，群雄人影晃动，又齐齐逼近七八尺。

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何文玉的姓名几乎可以说已经上了生死簿，危在旦夕！

在场之人，都是一等一的第一流高手，慢说蜂涌而上，就是其中任何一个人他都没有绝对的制胜把握。

何文玉脑中念头电闪，忽然觉得纵然血溅当场，也要斗一斗玉面天狐孙娇娇，当下冷然一哼，大踏步的直朝四海帮主走过去。

沧海飞龙杜立群一见大惊，想阻止，却不敢出声甚至暗示。

人群中有一个美丽姑娘越众而前，那是准备和何文玉私

奔的沉香冷凤孙玲玲，急得花容色变，心儿乱跳，同样不敢有任何表示。

何文玉举步沉重，蓄势欲发，从容、镇定、而威武，不少人油然而生叹佩之心。

因而，也更加强玉面天狐孙娇娇收服他，或者除去他的决心！

猛听四海帮主孙娇娇叱一声，道：

“站住！”

美人发怒，如晴天霹雳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声威赫赫，夺人魂魄，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，在场之人不由的皆打了一个寒栗，何文玉也情不自禁的止步站住。

四海帮主孙娇娇疾上两步，怒声说道：

“你说那个和你面貌相同的人是你的同伴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他的面貌怎会和你相同？是否经过易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一共有多少同党进入本帮内坛醉仙宫？”

“凡是心存仁义二字，不和你同流合污为耻的人，都是我的同党，也都在醉仙宫！”

这话说得义正词严，悲壮激昂，玉面天狐孙娇娇听得刺耳，芳心大怒，叱道：

“顺我者存，逆我者亡，本帮主不能用你，就毁了你！”

玉腕一翻，正欲出手行事，美剑客何子清忽然说道：

“帮主且慢，让我来吧！”

“呼！说干真干，一点也不留情，一出手就用了一招杀

手，全力呼啸而出。

何文玉一见自己的亲生父亲，欲代替淫妇把自己毁在掌下，在这一瞬之间，他的心中的悲痛，愤怒，绝非笔墨所能形容。猛然忆及适才目睹的丑剧，不禁咬牙切齿的喝道：

“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要杀了你，替我妈出一口气？”

越说越气，怒火如炽，默运“神风掌”，把功力叫足至十二成，迎势硬撞上去。

何文玉天生异禀，又迭逢奇遇，再经陆鹏夫妇输给二十年的功力，其成就之高，即使比不上他父亲美剑客何子清，相差也极为有限，两股暗力一撞之下，立时发出一阵刺耳的丝丝之声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

美剑客何子清乃是四海帮的首席护法，当着四海帮主以及帮内高手的面，这情形的确令他大感狼狈，脸都气白了，如果真的连一个何文玉都收拾不了，自己的一生英名，必将会从此尽付东流，忙又猛提一口丹田真气，暗力再加三分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压迫过去。

何文玉为人至孝，见父亲气急败坏的样子，顿生不忍之心，暗想：

“算啦，算啦，不管他对我怎么样，归根结底，他毕竟还是我的亲生父亲，宁可被他杀死，也不能弑父逆伦，反正眼前强敌环峙，他不杀我，我也活不成！”

如此一想，遂将真力散去。

这一来，顿成风卷残云之势，惨吼声中，何文玉离地倒飞出去。

摔落实地时，已是头破血流，伤痕累累，想爬也爬不起

来。

唰！银虹一闪，美剑客何子清已将长剑拔出，搁在何文玉的脖子上，道：

“帮主，是否立刻把他杀了？”

玉面天狐孙娇娇张口欲言，刑司坛主血手阴叟莫愁忽然上前数步，正容说道：

“帮主，那个已被血旗令主杀死的小子，既是他的同党，本帮总坛之内，说不定尚有宵小潜伏，以本坛主之见，不如暂时把他打入地牢之中，慢慢以严刑逼问口供，进而把他的同党一网打尽，甚至消灭掉所有和本帮为敌的人！”

四海帮主孙娇娇沉吟一下，道：

“好，本帮主同意你的看法！”

翠眉一扬，又道：

“莫坛主，立刻给他带上手链脚链，押下去！”

“是，帮主！”

刑司坛主莫愁躬身一礼而退，玉面天狐孙娇娇又对围在四周的群豪说道：

“你们也别站着发愣，还不赶快去给我追捕血旗令主，今天即使把整个醉仙宫翻过来，也不能让血旗令主逃离毒龙谷！”

围住四周的群豪听言，齐齐唯唯应诺，领命如飞而去。

刹那之间，群雄便奔走一空，仅仅剩下孙娇娇、何子清、杜立群，以及四海八长老与沉香冷凤孙玲玲等十余人。

这时，刑司坛主血手阴叟莫愁，已带着四个黑衣武士，拿着四条特制的铁链返回来。

莫愁等五人一齐动手，片刻工夫不到，何文玉的双手双脚，已被铁链紧紧缚住。

接着，四条铁链连在一起，五人一阵推拉，何文玉又摇摇摆摆的站了起来。

突闻一声娇叱，一人闪电扑到，正是孙小娇。

孙小娇叫了一声：

“妈。”一拧身，已至何文玉的面前，手起掌落，一连打了几何文玉四五个耳光子。

何文玉此刻伤重心悲，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，瞪眼望着她，没有说一句话，也没有哼一声，任由嘴角的血水往下流……

孙小娇芳心痛楚，欲罢不能，忽从一个黑衣武士的手中夺过一把长剑来，刷的直向何文玉的颈项斩去。

玉面天狐孙娇娇看得一呆，道：

“娇儿住手！”

“噗！说话同时，一缕指风电弹而出，只听“当”！的一声响，孙小娇握剑不稳，被母亲的指风撞得脱手而出，落在地上。

“妈，你老人家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娇儿，留他还有用处，现在不杀他！”

“女儿恨他入骨，恨不能亲手开膛破腹！”

“孩子，别急，将来妈准许你亲手杀他就是！”

孙小娇听母亲如此一说，只好忍恨退到一边。

四海帮主孙娇娇目注血手阴叟莫愁，寒脸说道：

“押下去吧，多派高手，加强戒备，不得疏忽！”



刑司坛主莫愁躬身应是，四个黑衣武士推推拉拉的带着何文玉向前走去。

走至孙娇娇的身旁，眼见美剑客何子清和她亲亲热热的偎依在一起，倏忽之间，不知从哪里冲来一股子怨愤之气，咬牙切齿的恨声说道：

“何子清，我们之间恩情已断，只有无穷无尽的仇恨，小侠但能死里逃生，第一个就杀你！”

说着说着，暗把钢牙一咬，步履加快，抬头挺胸的向前走去。

沧海飞龙杜立群眼睁睁的看着他远去，一筹莫展。

沉香冷凤孙玲玲眸中泪水盈盈，同样莫知所措。

终于，何文玉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外。

铁链叮当声也越来越远，终于完全不闻。

默行百丈左右，进入一条狭长的林荫小道，刑司坛主血手阴叟莫愁忽然掏出一块厚厚的黑巾来，罩在何文玉的脸上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何文玉只感觉到弯弯曲曲，或上或下的奔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自己的蒙面黑巾突然被人揭开去。

定目一看，自己已置身在一个三面是铁板墙，地上和屋顶也是厚厚的铁板，牢门是一道粗逾儿臂的铁栅的牢狱之内。

铁墙四角上，有四个大铁环，四个黑衣武士将四条铁链系在铁环上，何文玉的活动范围只有三尺见方，站坐没有问题，却无法倒下睡觉。

砰！诸事完毕，血手阴叟莫愁闭起铁栅门，加了一道大铁锁，对四个黑衣武士说道：

“你们就留在这附近协助监守坛的弟兄小心监视着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可要小心你们的脑袋！”

“是，坛主！”

血手阴叟莫愁听毕，随即转身而去。

四个黑衣武士嘀咕了几句，也消失在铁牢门口。

这时候，何文玉细细打量一下眼前的情形，对面的铁牢内，囚着一个满身尘垢的中年人，双腿已经齐膝断去，正自呼呼大睡。

断腿中年人的右边牢室内，也有一人，何文玉不看还好，一看之下，不由的悔恨之心陡生，因为，那正是被自己亲手擒住，送入虎口的黑凤凰罗茜。

陡然间，他发觉自己错了，虽然自己和红衣帮仇深似海，不共戴天，但却无论如何不该拿红衣帮的黑旗坛主作为自己进入毒龙谷，解救父亲的资本。

更何况，自己心目中最伟大，最高尚的父亲，原来是一个寡廉鲜耻的江湖恶棍，自己冒着生命之险前来救他，他却逼着自己乱伦，把自己打入牢狱……

想到这里，实在不敢再往下想，他恨，恨所有的一切，尤其是美剑客何子清。

他恨不得毁掉这个世界，好的，坏的，善的，恶的，全部同归于尽。

可是，多么不幸啊，他身陷囹圄，纵有一身绝技，也是无法施展。

此刻，他发觉黑凤凰罗茜的脸上，有两道深可见骨的伤痕，一只眼睛已经被人剜去，本来美若天仙的一位姑娘，现在变得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正自恨恨地瞪着自己，看那样子，真想一口把自己吞下肚去才甘心。

不由的心中一阵懊悔，歉然说道：

“罗姑娘，在下觉得很对不起你。”

他不道歉倒还好，这一发话，黑凤凰罗茜的新仇旧恨，不由皆一齐涌上心头，破口大骂道：

“野小子，你这条无耻的恶狗，你把姑奶奶我害得好苦，你把本坛主擒来四海帮，原打算趋炎附势，在淫妇的面前讨一杯残羹，是不是？结果，你同样做了四海帮的囚徒。哼哼！这真是天理昭彰，循环报应，你自找苦吃，真正活该！”

何文玉心平气和的说道：

“罗坛主，假如你觉得把在下臭骂一顿，就可以减轻在下对你的疚歉，那么，你直管骂吧，何文玉绝无半句怨言。”

“哼！我岂止是想骂你，姑娘我恨不得一口吃了你，即使不幸横遭妖妇毒手，死后做鬼也要咬你三口！”

接着，恶毒的言词不绝如缕，骂得何文玉狗血淋头，简直一文不值。

何文玉引咎自责，欲辩无词，只好忍气吞声的听着。

恶骂顿饭工夫之久，黑凤凰罗茜已是力尽精疲，这才自动停止。

何文玉黯然长叹一声，往事又兜上心头。

他首先想到惨死的陆鹏，他怀中的“玄玄经”和“血龙镖”，至今下落不明。

接着，他又想到陆鹏的老伴雪娘，也不知她老人家此刻生死如何？

从陆鹏夫妇的身上，马上想到巫山神女峰古洞中的老公公，他老人家莫非就是前任四海帮主镇八方陆守仁的父亲——五绝叟陆敬之？

沧海飞龙杜立群说自己和他老人家的关系极为密切，但不知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密切到什么程度？

孙玲玲，这位姑娘不仅长得美，而且心肠好，很正派，他很感激她对自己的一切，也很爱她，更担心万一秘密被人揭穿，会横遭意外。

林如凤，本来是很要好的患难朋友，结果却被清风堡主鬼指神剑潘伯安的诡计所愚弄，不欢而散，最后还被她带走了珍逾性命的“玄玄经”。

孙小娇，这个小狐狸精，他打从一见面就讨厌她，总有一天，要把她毁在掌下，夺下绿玉佛手，以解少林三千佛门弟子之厄。

美剑客何子清，哼！呸！他是什么东西？

何文玉一想到美剑客何子清，马上冷哼一声，唾了一口唾，暗暗想道：

“此刻，我什么也别想吧，与其空想这些令人悔恨的事，倒不如好好的思悟‘玄玄经’上的经文，以及修练‘血龙真诀’上面的功夫为妥。”

心转意决，立刻将杂念排除，沉浸在“玄玄经”与“血龙真诀”中。

约莫过了三四个时辰，“玄玄经”上的经文精义，又被

他悟透不少，得益非浅。他已将记载在玄玄经上面的“无极玄功”的修练诀窍了然十之二三，可以开始作入门式的初步修练。

可是，血龙真诀玄奥无比，他一面思悟，一面比划，结果，两只手腕已被铁链磨得流出血来，依然无法登堂入室。

突闻牢门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步履声，没多久，只见一个肥胖肮脏的汉子大步走来，从铁栅外面送进一大碗粗饭，一小碗粗菜。

肥胖大汉给黑凤凰罗茜送进一饭一菜，又给对面的断腿中年人送进一菜一饭，见他睡意正酣，大声吼道：

“喂！醒醒吧，吃早饭啦。”

怕他听不见，又捡起一块石头来丢进去。

断腿之人被石头打中脑袋，立刻惊醒过来，望望眼前的饭菜，随即用手大吃起来。

肥胖大汉见状怪笑一声，提着饭桶，向别处走去。

转眼工夫，黑凤凰罗茜和断腿之人的饭菜，业已一扫而光，何文玉却动都没动。

断腿之人忽然抬起头来，打量一下何文玉，慨然长叹道：

“哎！年青人，想开一点，别和自己的肚子过不去，做了淫妇的囚徒已是天大的不幸，如果再活活的饿死，更不幸，吃饱饭，留点力气，万一天赐良机，可以脱身牢笼，还可以和她拼一拼！”

何文玉闻言觉得很有道理，立刻狼吞虎咽下去。

肥胖大汉收走饭碗后，何文玉一本正经的说道：

“在下何文玉，谢谢老前辈的提示。”

那人听得一愣，道：

“你叫什么？何文玉？”

“是的，在下是叫何文玉。”

“那么，你父亲是美剑客何子清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你父亲现在是四海帮的首席护法，你怎会……”

“老前辈，听我说，在下和家父已经脱离父子关系，被他亲手擒住，囚入此牢！”

“啊！”

“哪里的话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更何况你们已经脱离父子关系，老夫很高兴听到武林中有像你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小英雄，更高兴见到你。”

何文玉马上说道：

“哪里！老前辈过奖了，敢问你老人家的名讳怎么称呼？”

“老夫上官宇，人称‘九州剑侠’！”

“九州剑侠上官宇”七字一出口，何文玉不禁暗吃一惊，道：

“上官前辈，这样说你老人家就是名震江湖的白水堡主，令尊大人正是武林三老之一的雪山老人上官仪？”

九州剑侠上官宇点点头，何文玉接着又道：

“白水堡乃是武林重镇，上官前辈的功力修为更是罕有其匹，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”

上官宇深深的叹息一声，道：

“败军之将不言勇，何小侠，这些已是过去的事，不提也罢。”

何文玉想了想，说道：

“上官前辈是怎么被孙娇娇囚入此牢的，可否赐告一二？”

“月前，老夫在湘西和淫妇狭路相逢，她威胁利诱兼施，要老夫入盟四海帮，老夫坚不答应，和她动起手来，结果不出三招，就被她活活擒住，断去双腿，囚入此牢。”

“雪山老人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家父已经失踪二十多年，至今音讯全无。”

何文玉猛然想起林如凤自称是雪山老人之徒，立刻告诉上官宇，九州剑侠闻言大喜，道：

“二十多年前，家父离堡赴一个老魔头的约会后，便再也没有消息，后来，江湖上盛传他老人家被那个老魔头打成重伤，已经身死异乡，又有人说是愤而隐迹遁世，潜修武功，现在听何小侠这样一说，当然后者属实，你如果能够幸而脱身此牢，麻烦你托林姑娘将老夫的遭遇告诉家父。”

何文玉点头应承，说道：

“上官前辈，那个和雪山老人动手的老魔头是谁？”

“据说是四海帮主玉面天狐孙娇娇的师父！”

何文玉闻言呆了一呆，道：

“老魔头是四海帮主的师父！”

“是的，那个老魔头的的确是四海帮主玉面天狐的师父！”

“这个老魔的来龙去脉如何，上官前辈知道吗？”

“老夫只知是淫妇的授业师父，此外一无所知，放眼当今武林，除过孙娇娇一脉的亲信之外，恐怕只有武林三老：即五绝叟陆敬之，白眉叟西门奇，与家父雪山老人上官仪略知一二。”

何文玉听毕大失所望，沉思半晌后问道：

“白水堡的情形怎么样？”

“老夫被囚之后，和外界完全隔离，一无所知，不过，听妖妇的口气，可能尚未遭她屠杀，因为她曾一再威胁老夫，如果上官宇不肯投降四海帮，她就要将老夫以及白水堡所有的人全部赶尽杀绝，毁宗灭派，现在上官宇尚有一口气在，想来尚未对白水堡下手！”

何文玉听在耳中，暗恨孙娇娇野心勃勃，手黑心辣，九州剑侠上官宇继续说道：

“虽然一旦落在妖妇之手，几乎等于进入九幽地狱，很难重见天日，但是不能不作万一之想，何小侠但能死里逃生，请跑一趟白水堡，告诉老夫的儿女们，无论如何，即使毁家灭族，整个白水堡被她夷为平地，也绝不准向淫妇屈膝！”

何文玉见他正气凛然，不畏威武，暗生敬佩之心，道：

“老前辈的重托，晚辈自当遵命办理，不过，我想假如在下能够重见天日，上官前辈也一定可以死里逃生的。”

岂知，九州剑侠上官宇却沉重的摇摇头，道：

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”

何文玉一怔，道：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

“数年来，凡是不肯效忠四海帮主，被妖妇擒来囚入此牢的人，何止千百，老夫只知一个个的进来，死了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，除非肯丧名败节，投降她。”

“晚辈的情形和上官前辈完全一样，逃生的希望恐怕非常渺茫。”

“所以老夫只能说作万一之想。”

何文玉沉重的“啊！”了一声，九州剑侠上官宇又郑重的说道：

“再者，孙娇娇给老夫服下了绝命丸，限令老夫在七天之内投降她，否则，七天之期一到，就会毒发身死！”

“老前辈，今天是第几天？”

“今天已经是第七天！”

“噢！”

突闻远处地牢穴道内，遥遥的传来一个宏亮的声音，道：

“帮主驾到！”

果然，没多久，四海帮主玉面天狐孙娇娇已出现在牢室门口。

刑司坛主血手阴叟莫愁，监守坛主独眼神君林健，以及七八个黑衣大汉，随后走了进来。

四海帮主孙娇娇冷冷的扫了何文玉一眼，迳自走至上官宇的牢门前，冷声说道：

“上官宇，七日之期已到，你准备作何打算？”

九州剑侠上官宇一沉脸，道：

“老夫的答覆是什么，你心里有数！”